

六家文選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公注

贈太

贈何故王所一首

贈何故王所一首

何故王所一首

贈子於道王所一首

贈子於道王所一首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荅三

贈何劭王濟一首 并序

傅長虞

良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

司隸校尉

助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向曰劭襲封助陵郡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

封助陵郡公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

曰王濟為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善曰尚書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

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

而亦作銑曰俄頃也有頃武子亦遷侍中善曰臧榮緒晉書

遷國子祭酒數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聞

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未由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

自言恨闇劣願與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未由禮隔也善曰漢書

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

內外毛詩傳歷世無效且有家艱濟曰歷世謂歷職言歷無

曰翹泗從之善曰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心存目替善本無賦詩申懷以

貽之云爾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

曜之善曰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赫赫大晉朝明

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明闢皇闈銑曰赫赫盛兒謂晉朝之盛闢開闈門也謂開門以

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

飛翰曰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善曰

鳳翔實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

其分也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

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挾光曜明

也呂璜曰長離靈鳥攜手外玉階並坐侍丹帷良曰玉階

子之殿庭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形庭也金璫

綴惠文煌煌發令姿向曰璫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待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昌斯

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度通俗文耳珠曰璫斯

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

追

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遠難可追攀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幾也廣雅

何為守空

善本作**坻**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善曰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釣犗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

槁葉待風

飄逝將與君違濟曰咸時下也漁者不爭坻

違君能無戀

尸素當言歸良曰離君豈傳曰違離也

歸身蓬草

廬樂道以忘饑向曰蓬草

廬樂道

以忘饑向曰蓬草廬草菴也言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饑也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華門圭實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毛萇曰言

進則無去

補退則恤其私謂以言補

退則恤其私

謂以言補

謂以言補

可以樂道忘饑

謂以言補

獨恐未有去

補廣雅曰六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

但願隆

善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

引美王度

日清夷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為王之法

日清夷

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為王之法

度日益清

夷平也善曰東觀漢記

善曰東觀漢記

陳元上疏曰扶瑕摛豐掩其引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荅傳咸一首

郭泰機

後門之士數作詩與咸咸報詩恒激

切戲之後因咸贈詩故作此荅之善曰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

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

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為容

崔駰七言曰皎皎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善

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寒猶手
拙操杆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杆
天寒知運速况復鴈

南飛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也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

辭曰鴈雍雍而南遊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良曰衣工謂傳咸也刀尺謂執政事

也執其刀尺弃人之寒如遺者也善曰衣工喻傳咸也張衡人
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向曰言人不能及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與也善曰言凡人皆

不能怨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况復已朝餐曷由知

我饑銑曰朝餐謂咸先食祿也曷何也何由知我饑者刺咸不庶已不人也善曰言已朝餐而忘我饑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

向曰集云為顧彥先贈婦二首為婦答亦二首此是婦答而云贈婦集者

也誤

悠悠君行邁榮榮妾獨止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煒煒

河安可踰求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

子濟曰榮榮孤也妖冶美兒粲粲衣服鮮明兒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雅步擢纖膏巧笑發皓齒

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善曰雅

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媵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翰曰遠蒙眷顧言謂

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者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

曰蒙君子之博愛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銑曰言夫垂過望之渥恩

既廣難為容態也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去畏日晚也皎皎明淨

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向曰忌畏晏晚也言

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去畏日晚也皎皎明淨

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為粲

西城善雅舞摠章饒清彈

出伎樂善曰陸

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摠章技即古

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

謂箏琴也素腕在

上彈故云繞也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

輕裾

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音

善本作入

雲漢 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

雪徘徊相侔暫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過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知音世所希非

君誰能讚

銑曰希少讚美也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向曰北辰星不移

美色言奔不移之心而問美艷之色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奔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幾好色而不好德陸雲

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眾姬即拍西城摠章官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

故取以喻**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濟曰時暮謂老也復何言當見賤也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答兄機一首

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答

陸士龍

善曰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

也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戀行邁興言在臨觴

善曰機詩曰捐塗悲有餘臨觴

歡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銑曰南津北渚謂當

時送別處絕濟無梁皆無橋也善曰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

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故云南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

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商善曰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

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相能

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

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衡軌若殊迹牽牛

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觀參商之相比也

衡軌若殊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

丘榛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善曰新序孔子張

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脩路無窮

迹井邑自相循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善曰周禮曰百

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向曰百城郡也千室謂千室之邑

之異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

秋曰願有良隣則見君子也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

域善本騁翫眼中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人虛親

親識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靡靡日夜

遠眷眷懷苦辛良曰靡靡行兒眷眷顧之將深也善曰毛

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兒也韓詩曰

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苦辛

蒼盧謀善本有一首并序善本

劉越石良曰晉書太劉琨字越石漢中山靜王之後初為博士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謀現先辟之後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謀求為匹磾別駕謀有牋及

詩與琨故有此答琨竟為匹碑所害也善
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
也初辟太尉龍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
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
謀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碑領幽州
求為別駕謀賊詩與琨後琨為段匹碑所害

琨頓首頓首

善本無頓首二字

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

暢經通之遠百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喜

善本作悲字向曰思事則悲闕文則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也
歡然以喜善本有昔在少壯未嘗檢括善曰蒼頡

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喜

善本作嘉字

阮生

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

銑曰老子莊周

之書以大小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小聯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哀樂不關於心善曰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

所能薄愛之或不厚晉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天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

困於逆亂

善曰輔張鷟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歲

家國破

亡

善本作國破家亡

親友彫殘

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偕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

又曰遣子繁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

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

此二句善本置在負

杖行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濟曰塊然獨居曰哀謂哀其國家殘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禺人時復相與

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

暫歡譬由疾疫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

良曰排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一卅之憂末少時之樂亦猶一丸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盛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然也
夫才生於

世世實須才

善曰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出上工器為持出

和氏之璧焉

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

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良曰郢楚也隨隨疾也和璧明珠雖出隨楚其實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謀不得獨留於珉處也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

昔駮驥倚軒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善本本作也

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名也

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

古之良馬也駮驥也良樂孫陽也世日有人以驥馬駕鹽車馬倚轅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為天下駭此喻珉不能知謀而匹碑知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駮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轅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駮驥也古今地名曰實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

也王良無遇驥之車因伯樂而連言之孔

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勛之

而已

濟曰百里奚仕於虞虞公不用其計而亡後仕秦為大夫而秦國霸豈在虞時則愚於秦則智用與不用也今君遇之謂

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

想必欲其一反故稱

來詩之益美耳珉頓首頓首

向曰讓寄詩於珉故亦思珉一反報指意也珉故稱

謙意報此一篇言已詩函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

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是

運極而有窮厄之災 善曰言晉之遇災也毛長詩傳曰構成乾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象棟傾坤儀舟覆 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亂 善曰乾坤謂天地左氏

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將厭焉 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橫厲糾

紛群妖競逐 濟曰厲危也群妖謂劉聰等為亂也 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

楚辭曰擢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 火燎神州洪流華域 濟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群雄競逐

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喻群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燎火之漂焚而為患於其中國也 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

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 彼忝離離彼稷 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汎濫天下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心目 善本作痛心在目其一良曰離離長大兒育育生長兒皇

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忝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 善曰毛詩曰彼忝離離彼稷之苗毛長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 向也 善道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為福善者亦無徵漢今盜賊為禍受福而輕室為福受殃也 善曰無心謂無心愛

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為芻狗也 逆有全邑義無完都 也 已見下句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英蕊夏落毒卉冬敷 銑曰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蕊喻賢良也毒卉喻亂賊也夏

落謂賢者天在冬敷謂寇賊橫盛 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蕊以喻晉朝毒卉以此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穢物以

如彼龜玉韞櫝毀諸 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比護也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

賢為慶匣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之馬融

芻狗之談其最得手 其二翰曰芻狗草狗也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也 善曰文繡齋成以

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囊亦猶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弃故大此談最得其理 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

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 咨余軟亂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

弱弗克負荷 濟曰咨嗟也自歎軟弱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存興也 善曰漢書曰王尊字子伯為京兆尹

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 愆豐仍彰榮寵屢加威 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之不逮禍延凶播 音波協韻良曰愆過豐稔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

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太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被劉聰所敗遭
凶禍而遷播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僂言過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現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聲類曰播散也 忠墮于國孝

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向曰言喪國亡家之罪其積如山河之高深也 善

曰范曄後漢書世祖誠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
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

覺善不作之深終莫能磨其三銑曰此瑕至深不可能磨滅

也郁穆舊姻嬖典婉新婚濟曰郁穆嬖婉和美兒姻親也舊姻謂與謀父舊相親也

新婚與謀如兄弟也詩去嬖婉新婚如兄弟也 善曰臧榮緒晉
書曰璵妻即謀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嬖婉之

求又曰觀爾新婚 不慮其敗唯義是敦善本無裹糧攜弱匍

匍星奔良曰慮憂教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提攜父

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 未輟爾駕已墮善本作我

門二族偕覆二孽並根向曰輟上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

家俱被滅亡也二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去並根
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現來
救猗盧未至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現現父母年老不堪牽馬步檐不
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現之兄子也
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 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
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
何休公羊傳注曰孽 猶樹之孽生者也 長斬舊孤未負冤塊其四銑曰舊父

孤未能復父之讎也 善曰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
冤塊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現遣兄子演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

突圍得免後演治稟兵遂不守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

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 繁縟柔條脩空翰曰亭亭孤直兒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葉

以喻謀宋玉笛賦曰荷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 伴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爾實夕

捋爾竿協韻公竿翠豐尋逸珠盈椀濟曰採捋皆

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椀椀小器現自喻也
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

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 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

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

二

二

二

二

去矣

善本作乎字

庭虛憤

善本作情字

滿

其五良曰言我急憂是用

矣使憤怨之情滿於庭也

善曰去謂之匹

虛滿伊何蘭

桂移植

善本無此二句

茂彼春林瘁此秋棘

向曰蘭桂喻君子也春林

喻段匹礪也秋棘自喻也言謀為匹礪左右是茂弃珉

而去是病也

善曰春秋以喻匹礪秋棘珉自喻也

有鳥翻飛

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

銑曰有鳥喻謀也言昔

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

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

彼桃蟲翻飛惟鳥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

食括地圖曰

翰曰戰斂也東謂幽州

高舉去并州也

善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

其六濟曰輟止

之深也善曰毛詩曰我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

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

良曰暢達臻至也音

味以殊異而珍重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謂

謀四美音味文言也自謀之往無相知不復至此四美也

善曰呂

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

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者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

導達其情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

澄醪覆觴絲

竹生塵素卷莫啓惺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

隣其光光段生出幽遷喬

善本脫此二句

資忠履信武烈

文昭

向曰驪酒也生塵不足玩也啓開也惺惟悵也談賓辯論之

銑曰段生段匹礪也出幽出於幽谷遷于喬木也言能資履忠信明

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

善曰澄醪絲竹謂香味也淮南子

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緒晉書

曰鮮卑段匹礪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常伯毛詩曰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揚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閑

善本無

此二句

君子也

春林

喻

匹礪

左右

是茂

弃珉

有鳥

翻飛

喻

君子

也

春林

喻

匹礪

左右

是茂

弃珉

有鳥

翻飛

喻

君子

也

春林

善本無

此二句

君子也

春林

喻

匹礪

左右

是茂

弃珉

有鳥

翻飛

喻

君子

也

春林

喻

匹礪

左右

是茂

弃珉

有鳥

翻飛

喻

君子

也

春林

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其八濟曰奪振也厚祿縻謀使控鑣轡而生也贈子謂贈謀言也竭盡也令盡心公朝也叙懷叙已懷也引領謂延頸望謀而長歌也善曰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謀一首良曰前詩未盡復有此贈勸謀欲共輔晉室也善曰賦

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謀素無奇略以常酬現

劉越石

握中有玄璧善本作璧本自荆山璆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玉之山璆美玉

也以喻謀也善曰懸璧懸黎以為璧以喻謀也琴操下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王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

惟彼太公望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熊非羆日在渭濱叟平協韻望太公名也叟老也

際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熊非羆

非龍非彰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鄧生何感

激千里來相求銑曰鄧生鄧禹也激亦感也光武襲河北禹

相求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謂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固易曰同氣相求白登

幸曲逆鴻門賴留侯翰曰白登平城傍高地名漢高祖遭冒頓圍於此用陳平計得出曲逆平

所封地名項羽入關與高祖會鴻門羽將圍高祖用張良計謝羽得免留良所封地名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

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知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立陵者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齊曰

留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重耳

晉文公名任用也五賢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小白齊桓公名也管仲射桓公中鉤即位任管仲為相善曰左氏傳曰晉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

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侍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苟能隆

二伯安問黨與讎

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

良曰伯長也謂文公桓公也黨朋也謂五賢讎仇也謂管仲

矣夫何其不夢周

向曰撫持也數子謂上太公已下也此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中夜撫枕歎息想

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已想之而共

遊論語曰甚矣吾衰也

矣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

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苦則

悲獲麟西狩涕孔丘

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公時

西狩獲之狩獵也宣孔子論尼字丘名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去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平若雲浮

翰曰琨思復晉室故大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歎時節易度如雲過也浮過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六脩事而能建業結曰建功業夕陽

西流喻將老之人也

愁康幽憤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

濟曰隕落也秋西方白也故曰素秋朱實繁花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寇賊破敗傾倒也

善曰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濟曰華蓋車蓋也駭以素秋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輶輶也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

贈劉琨一首

并序善本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憶琨前恩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向曰琨嘗辟諶故稱

任此官也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指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

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銳曰短弱尫劣罕希任用也言受性尫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退靜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鬼谷

故贈此詩也

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在木闕不材之資處也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鴈之善鳴之分 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

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斲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卷異遽子愚殊寤生 濟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 王有道則任無道則懷而懷之審武子去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也 善曰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無道則匠者時時不免饌 仕賓 良曰木既不能全不材故時不免充饌以饗賓喻已為匹礪時時恐不免充饌也 善曰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鴈之善鳴故不免充饌也 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食也饌與驥同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向曰得蒙接會謂從事中郎也 善曰宋袁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自奉清塵于今

匠者時時不免饌 仕賓 良曰木既不能全不材故時不免充饌以饗賓喻已為匹礪時時恐不免充饌也 善曰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鴈之善鳴故不免充饌也 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食也饌與驥同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向曰得蒙接會謂從事中郎也 善曰宋袁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自奉清塵于今

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 善本作彰 彰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謔謔早已彰露也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段 大雅含弘量苞 山藪 說曰大雅君子謂瓊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 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 翰曰優厚款愛昵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同滑肉者謂現以謀為兄弟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為知己古人罔喻 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善曰昔

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 善本作彰 彰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謔謔早已彰露也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段 大雅含弘量苞 山藪 說曰大雅君子謂瓊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 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 翰曰優厚款愛昵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同滑肉者謂現以謀為兄弟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為知己古人罔喻 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善曰昔

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 善本作彰 彰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謔謔早已彰露也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段 大雅含弘量苞 山藪 說曰大雅君子謂瓊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 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 翰曰優厚款愛昵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同滑肉者謂現以謀為兄弟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為知己古人罔喻 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善曰昔

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 善本作彰 彰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謔謔早已彰露也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段 大雅含弘量苞 山藪 說曰大雅君子謂瓊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 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 翰曰優厚款愛昵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同滑肉者謂現以謀為兄弟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為知己古人罔喻 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善曰昔

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 善本作彰 彰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謔謔早已彰露也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段 大雅含弘量苞 山藪 說曰大雅君子謂瓊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 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 翰曰優厚款愛昵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同滑肉者謂現以謀為兄弟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為知己古人罔喻 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善曰昔

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 善本作彰 彰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謔謔早已彰露也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段 大雅含弘量苞 山藪 說曰大雅君子謂瓊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 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 翰曰優厚款愛昵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同滑肉者謂現以謀為兄弟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為知己古人罔喻 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善曰昔

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

糜善本作糜字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度善本作庶字良

也嚴遂求之以殺韓相俠累荆軻為燕太子丹報讎於秦王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

善曰聶政已見別賦荆軻已見西征賦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列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達

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

夷險已之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之日謂事現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

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牧迹府

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彈去珉之左右也牧迹府朝謂珉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歧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與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深人亦有焉謀言不能遂初始之情而變也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珉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

事與願違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揚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

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

途或迫于善本作乎字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絲

而後歎歎哉濟曰歎息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視歧路觀素絲而後悲哭也

是以仰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歎歎而沾衿王逸曰歎歎啼貌也

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善本作眷

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

盡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

至於盡言邪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况有不得

不勝猥懣莫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引

美亦以摠其所抱而已

銑曰猥適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

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引大也猥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音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悒

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

翰曰肆展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善曰左氏傳王使

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也非所敢望

也謀死罪死罪

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益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

向曰濬深哲智熙興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惟皇謂懷帝也言懷帝有深智之德能

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網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善曰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濬哲惟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三台摘即四岳

增峻

其一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琨為刺史得人故云高也善曰漢書曰北斗魁下

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擣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舍藥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

伊陟

翰曰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善曰尚書曰在

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引濟艱難對揚王休

善曰尚書曰

對答休美也賢者能大濟艱難之事答揚王之美命也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引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忠正宣揚帝王之美道也善曰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伊謀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

有徽猷

世

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遭遇也婚姻謀妹嫁現第也者明也累世從父至子也善曰爾雅曰邁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

暢往車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

同興廢熟去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相為好慶美與廢皆同之

諧和契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善曰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

約也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破洛陽也播散遷移也謂謀

散移奔現也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

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負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

艱翰曰謂望眼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善曰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邁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

夾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其

翰曰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大鈞載運事乃身之過也善曰阻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

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迂過俯仰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

時日月之度運疾如俯仰之間也善曰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

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曜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成今惟

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其五良曰感傷今

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不

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曩日也爾雅曰曩久也疇曩

伊何逝者彌踈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

曰死者彌久温温恭人慎終如初鏡曰温温寬柔兒恭人謂

善曰恭人謂現也毛詩曰温温恭人惟覽彼遺音恤此窮

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翰曰遺音謂現先遺謀詩有

下曲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謀自言附現而起也善曰遺音謂謀父

之言也窮孤謀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遠不足范

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卹窮孤樛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妙哉蔓葛得託

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

濟曰妙哉漢美葛葛得託膠木之上不雲布謂疎薄也不星燭謂不
 光明也侔齊也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為玉名言蒙琨奉承齊卞和之
 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 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
 子和氏得璞王於楚山 眷同尤良用之驥駟 其七良曰尤良
 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 駿珍 向曰駑猥惡馬也以喻已也駿珍喻賢良也方齊也言奉眷
 所親之臣驥駟駿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用之於駿馬也 善
 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
 無恤王良也尤 承亦既薦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
 與郵同古字通 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物凡也西
 京賦曰方駕授養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
 逵國語注 曰珍寶也 彌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 箕 狐趙有與
 五臣 其八銑曰彌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
 覲望也非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同履危厄
 也狐趙晉文公臣也五臣則謂狐偃趙衰等也 善曰尚書曰謨明
 彌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
 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 五臣奚與契闊百羅 善本作
 語注曰覲望也五臣已見上

曰奚何也百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我與
 身經危難也 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羅毛詩曰
 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 身經險阻足陷幽遐 善曰言
 百羅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 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
 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 心自同匪他 其九濟曰分節昵近也綢繆綿綿也言蒙親愛委
 疾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羅毛詩曰
 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 昔在暇日妙尋
 通理尤彼意氣狹 善本作 是節士 良曰尤非也昔在
 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宗立節而隕命皆非正道故非而狹之也
 理道也 善曰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
 氣而隕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
 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
 士 情以體生感以情起 向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
 節士之流思情以 趣舍同 善本作 要窮達斯已 其十向
 體信而乃生感 罔字 善曰言今乃知意氣
 舍止也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
 匹礫處也 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救之趣舍無所要求窮

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喜怒不
等趣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
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
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
以脩德也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寡人

日磔效忠飛聲有漢
磔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蓋遠邇以飛聲
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匹磔也善曰金日磔休屠王
人之害將奈何也

桓桓撫軍古賢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謂匹磔為撫軍將軍幽州牧
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
匹磔能濟彼塗炭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磔尚
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

塗炭既濟寇
挫民阜
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善曰周
禮曰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
朝右授任在衆人之七善曰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
為汝南太守敘掾吏曰其憲

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祗
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

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銑曰祗敬也高明謂匹磔也言實敦
大而不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朗令終鄭
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
馬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讎而無心者善曰毛詩
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斯心謂謀
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
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是也

每憑山海庶覲高深
憑依覲見也高深謂現也言每依山海庶得相見也善曰山海以
喻現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成其深

遐眺存亡緬成飛沈
其十三濟曰眺視也緬遠也
沈眺望也善曰韋昭
國語注曰緬猶覲也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收跡西
踐街哀東顧
良曰徽索也纓謂匹磔所碎也逝往也言往將
移舉收彼西踐之跡街悲哀在東而顧也善
曰長徽已纓謂被匹磔所碎類乎徽纒之繫於已也周易

曷云途
遼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其十四向曰曷何
遼遠也言何云途

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 處其玄根廓然靡結其十八翰

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形類自然之根廓空也處此玄根體空無結闕也善曰廣雅曰玄

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

雅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 福為禍始禍作福階濟曰禍福相

善曰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 天地盈虛寒暑周迴

為禍先越記曰禍為福先福為禍堂 暑來則暑來終而復始故言周迴也

暑往則暑往則暑來 夫差不祀豐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寒來 其十九句曰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而驕為句踐所滅故云不祀豐

兆也云國之兆在於破齊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

吳也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福也言吳亦當興復晉室也 善

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句踐敗吳吳

王遂自剄死滅吳也以喻吳也史記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

人賜勾踐胙九命為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 邈

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

流如淵之量銑曰邈遠也遠矣美其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

體雖謂人所屈伸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闕也

淵量俞其深也 善曰達度亦謂理也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包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

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翰

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 復晉室上大夫國家梁棟下滿萬人之望也塞滿也 善曰周易曰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鄭立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

曰夫君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

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平陸引長流岡

巒挺茂樹中原厲迂飈山阿起雲霧向曰陸平地岡巒山也挺

拔厲作逆疾也。颺風也。山阿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求慕。

良儔不獲借舒情將焉訴。銑曰：謀旅官幽州故云。游子借俱也。恨不得與嶠恍等俱。

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勸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權。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求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固。翰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北稱胡也。鄙邊也。言胡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

夷懷南懼。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

趙奢正疆場。亦秦人折北慮。

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善曰：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時遇。良曰：謀自去寄客於匹磾蒙寬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善曰：字子御。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謀自言我鈍駑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磾也。善曰：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與飛。

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魯聲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職理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有容暇以收人之美聲。

暇收民譽。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譽也。

乃最眾賦。善曰：倪寬為左內史愛人不忍急切租在後當免官也。殿後最先也。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

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濟曰：何公為楚內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為人思之赫赫盛貞。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武字君。

武字君。

武字君。

武字君。

武字君。

武字君。

武字君。

武字君。

武字君。

武字君。

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

二子故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聖也短弱謀自謂也有素謂素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二子謂崔温也

答魏子悌一首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琨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銑曰崇高榦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就孤腋下皮白

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翰曰

遇蒙時來會

聊齊朝彥跡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謂悌也言我家遇其時得與弟齊跡事琨也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

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翰曰舟人孟胥對晉平公

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

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也腹背之毳增之不能高減之不能下善曰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孟胥跪而對曰

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

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

容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善曰四嶽謂劉琨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為三益友謂悌也

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礪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為三益友謂悌也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良曰

昔孔子遇程子於塗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與悌過於

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縹善曰

安不異易協韻以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向曰晉

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謀悌往伐之為賊所敗

樂平劉琨自伐飛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鏡曰契闊

孤口奔安次也 旋相追逐言恩義之道自此深厚 善曰契闊已見上文 豈謂鄉

曲譽謬充本州役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而謬充此

云本州役也 善曰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 乖離令

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濟

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今我情之驚懼也然理迹苟通不以形遠而為

非精神之不通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蹟恨無隨侯

珠以酬荆文璧良曰篤厚蹟深也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

詩如荆文之璧也下和獻璞至楚文王始剖得良王故云荆文璧荆

楚也 善曰小雅曰蹟深也隨侯珠已見上文荆楚也韓子曰楚人

荅靈運一首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浩

善本作 皓字 已盈鏡曰霽晴也軒門扇也盈滿也言月露之色太盛盈

春秋曰冬不用翼清有餘也軒惚也蜀都賦曰高 獨夜無物役

寢者亦云寧鏡曰無物役謂無事役已也寧安也 忽獲愁霖

唱懷勞奏所誠善本作成字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懷勞

序云亦從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善曰靈運愁霖詩

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

德之稱也言雖率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善曰長

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兮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

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向曰瞻為安城守靈

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本作逾字

濬華宗誕吾秀之

子紹前胤

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胤緒也之子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善曰

阮德猷荅夷道彥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

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綢繆結風微烟煜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

吐芳評鴻漸隨事變靈

善本作雲字

臺與年峻

纏綿也徽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煜和氣也芳評芳信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

善曰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煜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評鄭玄禮記注曰評問也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

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願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華萼相光飾嚶鳴

善本作嚶嚶

悅同響

濟曰華萼喻兄弟也嚶鳴兩鳥之聲也言

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

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

親親子敦余賢賢吾

爾賞

良曰子以親而厚我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

語曰賢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向曰比景與汝則在後鮮明方年賦則一日

長於汝也善曰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其二銑曰萎葉涸流自喻也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

茂深也善曰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

無徇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

翰曰徇營也言營事業無成遂本志不克已復禮居

貧樂道故云愧也

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

幸會

果代耕符守江南

善本作江南

曲

濟曰幸會得此祿剖符守於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善

日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履運傷在

上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苒遵塗歎緬邈 良曰苒流易也緬邈長遠也言所履之運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苒苒代謝

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路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

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其三向曰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

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答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

摩允雖同規翻飛各 其相思為勞實於爾厚也

異槩 銑曰肇始允信槩節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

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

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翰曰承明殿名宣守安城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祕書監故云承明內

迢遞遠窈窕窈窕深也

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

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亦 善

作已

對 濟曰內外殊職故云塗睽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

字 相對也 舍口外內外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 其四良曰揚朱墨習感於素

絲歧路尚猶有悲况在我

而乖別也 善曰絲路已 見上文又絲或為蹊也

跬 傾 行安步武鍛 殺 翮周數

向曰跬舉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翮而起不過

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吳夫與而無助

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

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鸚搏扶搖半角而

上者九萬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

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豈不識高遠 善本作愈

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

路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也

善曰阮籍

評懷詩曰豈不識宏太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

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

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

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九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退不敢進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植與吳重書曰得
所來評文承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

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靈運襲封東樂公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去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

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

時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

善曰趣向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流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寒

王英兮自脩爾雅曰陶喜也 瞻塗意少惊還顧情多闕

其一良曰惊樂也闕謂闕常情 哲兄感此 別相送越垵

善曰靈昭漢書注曰惊樂也 林 飲餞野亭館分袂

毛詩曰有女似離慨共嘆矣毛萇曰供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垵

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棧

曳遠望絕形音

其二濟曰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往也浮行也行客惠連自謂也悽悽

眷眷悲戀兒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棧棧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音也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

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章昭漢書注曰棧棧也 靡靡即長

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當問

濟曰靡靡行兒戚戚憂傷也既就長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辭曰况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 行行道轉遠去去

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 情彌遲

翰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 善曰陸遲乎其

昨發浦陽內今宿浙折江湄

其三江名也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湄水之交入也湄水岸也 善曰灑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

經止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內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

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屯雪蔽會嶺驚風涌飛流零雨

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銑曰蔽障也會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

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善曰毛詩曰零雨其濛浮氛晦崖巘積素或原疇曲汜

薄停依

善本作旅字

通川絕行舟

其四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窮瀆之中舟皆停上通流之與絕而不行

善曰爾雅曰重巘陳也五逸楚辭注曰泊上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臨津不

得濟佇楫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

矚

善本作矚字

興游歎東睇起淒

善本作淒字

歌

良也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矚思與兄游故起歎息矚視也淒歌即此詩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轉息鄒爾雅

曰行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

積憤成疾痲

無萱將如

何 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萱草可以忘憂也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肯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諠草忘憂也萱與諠通痲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善曰沈約

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頰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太祖遣范

泰與靈運書敦獎仕故有此作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行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

東山

向曰張良與極願弃人事邴萬容多言發志自脩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謂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

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

云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友東山之志每形

之於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

縱炎煙林火玉發崐峯餘燎遂見遷

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眷謂眷顧

於心也微小也謂已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也衝飈謂徐羨之等為亂於廬陵王并及賢良故去焚王發崐峯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

馬初被遷永嘉守故去餘燦遂見遷也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
手魏文帝檄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確在大臣
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崑崙至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投

沙理既迫如叩願亦愆

馬相如謝病歸臨叩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善曰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
甲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
叩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
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第但也

生緣浮舟千仞壑摠轡萬尋巔

銑曰親愛緣為從頭
斷絕也千仞壑謂江

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
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
御者正身以摠轡
琴賦曰青壁萬尋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銑曰呂梁

三十里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艱此未足為艱難也
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
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隘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

石閩晏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向曰閩中東越之名
言彼邊不可安處而

日夜思歸

善曰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
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

事蹟兩如

直心愜三避賢

濟曰躡頭也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那有道如
矢三避賢謂太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

亦猶抱二直所以避三賢之路善曰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
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
海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躡頭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躡跌
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那有道如矢那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
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
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
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
翰曰
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善曰
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

盛明盪氛

昏貞休康屯遭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

良曰

謂太祖也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休美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
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
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
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
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屯
如遭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
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
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

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百纏銑

言我感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疋劣易為板纏也言就徵也

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向曰會則也則是還

此語款然謂歎其所欲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加其穿築善曰

毛詩曰會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

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告梁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濟

于水者穿池而養給也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林雖雖非休憩

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翰曰言

雖非休憩之地聊取永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

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善曰毛詩曰

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莊子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

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

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夫子照情素探

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

懷授往篇

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已懷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

可善本無見羊何共和之一首鏡曰臨

嶠山頂也彊中地名羊羊蟾何何長瑜此詩與

惠連今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善曰謝靈

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曠尖彊中沈約宋

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頴

川荀雍太山羊蟾之文章常會

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三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顛與子別山

阿含酸赴脩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向曰脩

田間陌也袂袖判別也言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情不忍也善

曰說文曰畛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

顧望脰

豆

未梢

於

汀曲舟已隱

濟曰脰頸也梢正也汀水岸也言相望之頸未

正而舟已隱於曲岸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梢說文曰清疲也痛與梢通文字集略曰

汀水際

隱汀絕望舟

驚棹逐驚流

欲抑

一生歡并

平也

奔千里游

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汝

奔千里游也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

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

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

繫纜臨江樓

良曰纜紅索也日暮舂薄纜紅於江樓之上善

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

豈惟夕情斂

憶爾共淹留

銑

日落落當棲薄

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

言夕色雖斂憶汝之情轉增淹留也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日歎茲情已分慮

况乃協悲端

向曰追念昔歡更增

悲歎以分思慮况合

秋序乎悲端謂秋序也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

歡兮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澗哀援響南蠻戚戚新別心

悽悽久念攢

銑曰隱

鳴泉響

感動人使其憂傷久念昔憤聚於心也善曰爾雅曰巒山攢念

隋郭漢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巒類篇曰攢聚之也

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剡

時

中宿明登天姥

莫

古

岑

濟曰眼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

高高入雲霓

還期那可尋

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

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

淹

儻遇浮丘公

長絕子微音

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微音

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

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銑曰酬報也報前

謝靈運

西陵遇風獻詩也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向曰瘵病也徒眾也言我卧

病謝時人之眾滅迹入於雲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峯也峯山也善曰爾雅曰瘵病也

大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善曰爾雅曰巒山攢念

隋郭漢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巒類篇曰攢聚之也

莫

古

濟曰眼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

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

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

淹

儻遇浮丘公

長絕子微音

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微音

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

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銑曰酬報也報前

謝靈運

西陵遇風獻詩也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向曰瘵病也徒眾也言我卧

病謝時人之眾滅迹入於雲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峯也峯山也善曰爾雅曰瘵病也

大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善曰爾雅曰巒山攢念

隋郭漢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巒類篇曰攢聚之也

莫

古

濟曰眼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

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

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

淹

儻遇浮丘公

長絕子微音

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微音

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

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銑曰酬報也報前

謝靈運

西陵遇風獻詩也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向曰瘵病也徒眾也言我卧

病謝時人之眾滅迹入於雲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峯也峯山也善曰爾雅曰瘵病也

大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善曰爾雅曰巒山攢念

隋郭漢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巒類篇曰攢聚之也

莫

古

濟曰眼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

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

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

淹

儻遇浮丘公

長絕子微音

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微音

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

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銑曰酬報也報前

謝靈運

西陵遇風獻詩也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向曰瘵病也徒眾也言我卧

病謝時人之眾滅迹入於雲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峯也峯山也善曰爾雅曰瘵病也

大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善曰爾雅曰巒山攢念

隋郭漢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巒類篇曰攢聚之也

莫

古

濟曰眼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

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

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曾其一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陽音容也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

無有堪與同事末善也衰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曾也令弟謂惠連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

亭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心曾既云披意得咸在斯陵澗尋

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良

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曛日晚也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

更延傾想遲去嘉音果枉濟江篇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山靈運所居也言迴別之步景歸於東山也澤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與靈運詩也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

也果猶逐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善曰風波見上文秦嘉贈婦詩

叙款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

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祗足攪余思儻若果歸

言共陶暮春時其四濟曰勝趣也言觀時之趣但合府官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低足亂我之志

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善曰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三詩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曰胡逝我梁祗攪我心陶言也見上文暮春雖未交仲春善

游遨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山桃發紅萼野

蕨漸紫苞翰曰蕨山菜也漸進長也苞叢生紫謂紫色也善曰爾雅曰樛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

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嚶鳴善本作已悅豫幽居

猶鬱陶良曰鬱陶哀思也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懷汝之情猶哀思也善曰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

衡曰幽居而靜處也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忤悒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

夢寐佇歸舟釋

我吝與勞

其五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解我吝恨與憂勞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
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答四

贈王太常一首

顏延年

向曰太常
王僧達也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濟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折曲也善曰尸子

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蓄實毋希聲雖祕猶彰徹

常音聲雖然祕密光明亦通於上喻君子之道闇而彰也善曰水曰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龍睽

九洲聞鳳窺丹穴

良曰聆聽也睽察也九重之洲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

從中出也 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泉驪龍領下說文曰聆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
五采名曰鳳鳥丹 穴已見東京賦 歷聽豈多士 善本作 唯然觀時 善本作

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烈 善本作列字銑曰觀見敷
士然獨見曾達可為時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
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
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 德輝灼
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朝列爾雅曰列業也

邦懋芳風被鄉耆 向曰懋盛被加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
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 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
彌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幽居於邑外門常晝閉言無事也 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

閉 音驚濟曰側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曾達
人貞吉躬仲堪諫曰 林間時晏開 器 迴長者轍 翰
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林間里門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善
林間里門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善
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
閉晏開又曰陳平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淡

羣化徂生入窮節 良曰惟思淡及徂往也靜思及於萬物
節喻已年老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淡周
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
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豫往誠歡 歡悲來非樂 闕 銑
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豫往誠歡 歡悲來非樂 闕 銑
豫逸歇息也逸樂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闕而悲言今悲
來自傷不因樂闕 善曰周易曰初六鳥豫凶王弼曰樂過則凶志
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 屬美謝繁 翰遙懷

具短札 阻點切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遠寫
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也
說文曰懷念思 也又曰札牒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濟曰頽延年從兄頽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善曰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者晏闕塵紛 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氛煩鬱
至夜曉乃息也闕猶息也

炎天方埃鬱暑者晏闕塵紛 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氛煩鬱
至夜曉乃息也闕猶息也

予莖之賈遠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之注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寢興鬱

無已起觀辰漢中翰曰鬱思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

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

恒漏窮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暗也闕門樓也鑒照也踟躕不安兒清防謂屏風也密靜也徙倚猶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善曰廣雅曰鑿照也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冲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

思漏窮君子吐芳評感物惻余衷惜庶丘園秀景

行彼高松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評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微

學彼高松貞堅之節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評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賈遠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篋箋陸機演連珠曰止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知言有誠

貫美價難克充向口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善曰知波

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也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何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齊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腴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翰曰監祕書監也和前靈運贈范二中書也善曰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隕止少懼先迷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銑曰寡於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似將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矜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
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又枯槁赴淵者之所
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昔邁多幸秉筆待兩閨**向曰伊惟邁
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善曰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並謂智襄子曰日秉

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雖慙丹腹施未謂之素朕**音
官也事二官已見曲水詩

濟曰丹腹喻榮祿也朕別也言雖蒙榮祿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
別也善曰丹腹喻君恩也玄素俞別也盧諶答劉琨書曰始素終
玄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徒遭良時彼王道奄昏霾**
乘也尚書曰惟其塗丹腹

音理翰曰良時明時也該頌奄久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覆而
王道文已昏暗謂少帝之日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詩
曰徒恨良時秦蒼頡篇曰該語伎也方言曰

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人神幽明絕朋**
好雲雨乖良曰謂謝靈運作亂絕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雨乖
離也善曰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

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蹊曰弔問也屈屈原忠而被目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
洲渚之間也謁帝帝舜蒼梧

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蹇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江水倚
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萸音啼向曰緒風相緒不斷之風留
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也

又曰畦留萸與揭車王逸曰留萸香草也**跋予間衡嶠曷**
月瞻秦稽濟曰跋舉踵也衡山名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山謂
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

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善曰跋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
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還歸歸哉引睇會稽記曰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

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昭天德**
豐澤振沈泥翰曰皇太相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霈之澤振
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徵已也善曰皇聖謂

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
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惜無**
雀善本作**雉化何用充海淮**良曰惜傷也雀入海為蛤雉入
何以用充淮海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

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去國還故**
里幽門樹蓬藜采苾葺昔宇剪棘開舊畦銳曰
去國

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蒿草也茨茅葺脩也言采
茅脩昔時之屋翦伐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 舍曰去國謂去
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問楚辭曰處
玄合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脩庭樹蓬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苦也廣
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 物謝時既
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晏年往志不偕 向曰萬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
能俱遂 善曰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

興玩 善本作 賦字 究辭悽 濟曰親仁謂靈運也敷布昵近究盡也言
之悽切也 善曰親仁謂靈運也 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芬

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 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
運之詩芬芳清越可以奪美玉香

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
草之音氣 善曰吳都賦曰芬馥盼靈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

也 善曰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
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答頌篇曰懷抱也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
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

有也 善曰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
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答頌篇曰懷抱也

王僧達 銑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
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與王行府參軍

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
於獄中賜死也 善注同

荅顏延年一首

王僧達

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
於獄中賜死也 善注同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
在人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

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 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
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

連齊人也穀梁 傳曰木南曰陰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濟曰珪璋玉也
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 善曰

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
林府尚書曰 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 銑曰君子喻

道心惟微 之軌與精塵可並二賢為林 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邪 崇
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

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 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
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

本心 善曰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陸景典 結游略年義篤

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

二又疑三六卷

顧奔浮沉寒榮共偃暴善本作曝字春醞時獻斟良曰

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也亦去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

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

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聿來歲序

暄輕雲出東岑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善曰毛詩曰聿來齊宇鄭玄曰聿

也麥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向曰秀美也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

聲也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暇忽忘逝景侵濟曰言歡樂乘比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

若乘口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畏但歌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善曰

歸田賦曰揮

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良曰鳳非梧桐不棲言君文章

如鳳而我非語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

堪當所賜詩也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

作未周旋匣以代兼金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匣以當好金也善曰左氏傳

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

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善曰宣城郡

謝玄暉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答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曠遠也言遠

盡見高深也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公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

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

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翰

言所居高窻中平對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樂也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

非君美無度孰為

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七

勞寸心

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矣無度又曰

勞心切切列于文摯謂叔龍曰

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銑曰問遺也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王音玉音謂詩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

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

此善本作山岑向曰金門謂金門也言若能遺金門步當見就善曰解嘲曰歷金門上王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王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

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濟曰沈尚書沈約也善注同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姆為我

卧理之在茲謂在淮陽也善曰漢書曰李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

甲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時連陰盛農節臺笠聚東菑

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南山曲言淮陽猶

理况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臺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泉也菑耕田也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

永幽棲胡安道愁霖賦曰莫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萇曰臺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

涼颼嘉魴聊可薦綠蟻

善本作綠蟻字方獨特也善曰諍訟

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為飲宴而已善曰盡掩已見上注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

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沈朱實秋藕折

輕絲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良辰竟何

許夙昔夢佳期

濟曰許夙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

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

也早夜思之湏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坐嘯徒可積為邦歲今夕張王逸曰不敢尊者故言佳也

已暮

翰曰後漢成續為南陽太守但坐嘯而已為邦謂為郡守也言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年而無德化及人也善曰張璠

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璿音津暉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枕

善本作令

自嗤

良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善曰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

斲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

同僚一首

銑曰眺為隨王文學帝徵眺還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

王記室善曰蕭子顯齊書謝眺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向曰言客志與江流俱未央善客左氏春秋曰水泉

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善曰

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府有度關山曲王粲南征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頽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

蒼蒼

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秋色也善曰秋引領善本作見

京室宮雉正相望

平翰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言與之正相望也善曰潘岳

玉繩低建章

良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鳩鵲館名建章宮名低謂星下於宮也善曰漢書歌云

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玉繩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繩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言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銑曰鼎門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

王家冢南曰陽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州也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郭其南門名定鼎門蓋

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馳暉不可接何

沉隔兩鄉

向曰且至暮日光馳度尚不可保交接何况隔兩鄉也善曰馳暉日也暉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軒馳

暉有奔箭毛萇

詩傳曰鄉所也

風煙善本作雲字

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齊曰風煙

之中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關無橋梁也善曰南中八志曰

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

言尉

羅者寥廓已高翔

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

酬王晉安一首

善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

謝玄暉

郡大東三年一置即今之泉州也

梢梢枝早勁

塗塗露晚晞

向曰梢梢樹枝勁彊無葉之

南中榮

猶柚寧知鴻雁飛

濟曰言晉安知有柚而不

青閣日

盱坐彤闈

翰曰拂務言早也青閣朝堂也

春草秋更綠

公子未西歸

善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善曰顧氏家譜曰

洛多風塵素

衣化焉緇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洛多風塵素

衣化焉緇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衣化焉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陸韓卿

濟曰蕭子顯齊書六陸厥字韓卿吳人也好屬文州舉秀才後遷至太子

大傳此詩為內兄顧盼先贈詩故有此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昱少傳主簿後至行軍然軍厥父破

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去竟陵王舉秀才選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屣履奉王孫

論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躡屣去履衣冠

之履奉侍也王孫者謂太傅王昱也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大傅王昱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

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屣起而屬叨金馬署又方望魏志然望見王孫曰此王公孫自異才

點銅龍門

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屬近也切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口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

曰門樓上有銅龍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錢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閣待士

邸國舍也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出入邸舍為公侯所尊敬也善曰孟嘗常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為

朝夕異涼温

其一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桑柘也涼温冷熱也言朝去官莫則冷也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

陳平燕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温喻貴賤也

殂落固去是寢蔑終如

善本作斯始字

銑曰殂落死也寢蔑猶寢奠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寢奠善曰但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寢蔑

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門有三徑檻欄植也言感此涼温之事塞門絕交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

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汎漣漪

其二

濟曰鳧鷖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泉風吹水成文曰漣及爾謂與顧盼汎汎之也滴水文也善曰蜀都賦曰鴻儔侶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

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

及家臣

良曰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與植不合庶子劉楨有才華而植重之人問之以為采庶子之春華忘

家臣之秋實家丞亦家臣也謂防閑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

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比土之彥而植禮遇殊時顛
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
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人** 善本作民字良曰王門謂邵陵王門也俊

賢俊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 **離宮收杞梓華屋**

可曳長裾乎尚書曰峻民用康後與俊同 **當** 善本作

徐陳 銑曰離宮華屋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賢才也徐陳幹陳琳魏文帝為

五官中郎將時並以才華為友善也善曰離宮華屋皆太子也下

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

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填蕭激於華屋魏志曰文

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 **平明** 善本作 **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 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

其三翰曰言晨夕侍遊不常其所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

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

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 **書記既翩翩賦歌**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維之間 **能妙絕** 濟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只劉公幹善於詩賦歌亦

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

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 **相如慙温麗子雲慙筆札**

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慙也谷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侯賓

客對我兄盼則慙慙善曰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

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

矣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子雲之筆札樓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 向曰駿良馬也

君卿之脣舌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良馬思遇長阪

以誘其足柴車弱車也畏懼也危敵險路也駿足喻駘柴車喻已也

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善曰臺臺登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繫纓

朱統韓外傳齊子曰臣賴君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

之賜驚馬柴車可得而來也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

其四濟曰德康與向秀居山陽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

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善曰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

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漢應 **里游** 善曰

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

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激海方淫滯宜城**

曰初三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激海方淫滯宜城**

誰獻酬 良曰激海郡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

兄盼事邵陵王彼為淫滯之樂而此美酒無人相與獻

酬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酬也 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銑曰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也 善曰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其五良曰惜傷也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已之老不遇濟時之才言此以傷時也 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謾一首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為張謩為徐州刺史臨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采去薄

暮方來歸

張景陽雜詩曰投來備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

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謩也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扉門荆竹織門也

裘馬悉輕肥

銑曰儻從謂隨行者玳瑁也裘衣裘也珠玳言裝飾之盛衣輕馬肥也 善曰吳都賦曰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向曰墟也傳瑞生光輝也

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

微物情弄疵賤何獨顧衡闈

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

言思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 心弄於卑賤而君獨眷我於衡門之下 善曰阮瞻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通何也通之道微范審曰通者非卿也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歎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

也衡闈為絃韋非也或以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翰曰揮散

不得殺雞蒸黍與故人叙離散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懷情

徒怪怪音草善本淚下空霏霏良曰怪怪憂兒霏霏淚下

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書監

王融也善曰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濟曰青瑣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正言故去攝中書監曰

鳳皇池善曰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敢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

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誰去相去

令人賀之乃發志去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誰去相去

遠眼眼阻光儀翰曰眼眼不見兒阻隔光景容儀善曰

益一水間脉脉不得語為山山饒靈異准善本作水富英

奇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

出南皮故言地以明人言逸翻打飛陵也於徐幹吳質者謂三

氏多才子也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子皆蒙魏文帝深眷

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

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遭逢聖明后來栖

桐樹枝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人皆逢聖君而後出

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栖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莫盛皇

離離下垂兒喻明君厚祿養賢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可
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柯其實離離

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 翰曰桐樹可栖竹實可食喻中書
省官祿可居食也何為言何所為

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良曰
當止足也 善曰古詩曰感妾擬何為 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相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

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屬
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彦昇 銑曰助為新安太守郭
時為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
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

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 則郭君也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
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坻 音池濟曰滕撫為涿令風政脩明也行視返還也言時之德有
類於坻故視百姓春曰而還也坻岸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

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
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

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郭璞上 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
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渚

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會則歡應事而感 滄江路窮此
不能自執持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良曰湍險
自此而多

疊嶂重山也山深易為音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銑曰
響更增後啼而益悲也

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 親好自斯絕孤游
謂時也 李善曰楚辭曰聊抑而自弭

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善
曰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潘安仁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
慰次於贈答也 善曰哀傷贈答皆

潘居陸後而此
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已微細也弱冠謂一十時忝辱被辟

外上宰朝韓曰疾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之姿再為上宰府掾在夜妨賢路再善曰

荷公叔舉違善本陪廁王寮良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

東山擁耒耨奴時苗幽谷茂纖葛善曰岳天陵詩序

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善曰

何常外降在一朝銑曰纖細隕落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

巖而落於根言高卑外降無常在一朝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外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

湏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忝小人道遂消向曰小人之榮辱亦在

道之獨消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壁言如野

田蓬翰鳥活流隨風飄濟曰皆自謂所以耳翰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佺

顧凱風揚微綃音消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

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岩堯善曰誰謂

晉京遠室邇身實遠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

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平協韻

詩曰誰謂宋遠又曰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善曰毛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不能劬繼先賢之令名善曰左氏傳人生天地間百年孰

能要善曰爾雅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如敵

石火瞥善曰爾雅曰頽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若截道風良曰敵擊也瞥斬目見也言擊石之火

是也善曰爾雅曰頽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齊都無遺聲耳桐鄉有餘謠

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善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為

純約害盈由矜驕善曰周易曰鬼神害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

怨音桃濟曰桃偷也猶苟且也言我雖無良處于之德視養人庶幾

子是則是傲毛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喜曰孔昭視民不挑君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翰曰洪河黃河也善曰潘

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詩音山善本

游魚動圓波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

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善曰史記曰楚

道也詩去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善

日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月

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善曰楚辭曰紛摠摠兮九州

大夏緬與觀崇芒鬱嵯

峨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觀見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

人擾擾俗化訛善曰楚辭曰紛摠摠兮九州

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榮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羅亦猶是也

羅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羅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

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朱博糾舒慢楚風被

琅邪良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風舒緩博乃勅公曹掾吏衣皆去

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

改其俗椽吏禮節皆如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

竟何常政成在民和衆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善

曰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位同

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琴而單父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

影長也朱明夏也送未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善曰續漢書曰日

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

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未垂猶未也崔以伏啟新節隆暑方

赫曦善本作羲字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

朝想慶雲興夕澤白日移揮汗中宇登城臨清池

向曰慶雲瑞雲也澤待也謂苦熱思待云起日移也中宇屋也言出中

耀華果通衢列高椅涼颺自遠隼輕襟隨風吹靈圃

園猶靈圃也東征賦曰瓜瓞蔓長苞薑異芋紛廣畦

導通衢之大道椅梓屬瓜瓞蔓長苞薑異芋紛廣畦小瓜也

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草一薑芋之屬分蒲於廣大之畦也善曰韓詩曰縣縣瓜畎薛君曰畎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稻栽蕭芋也善本作黍苗何離離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稻栽蕭芋也善曰禮記曰汝栽者培之凡時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之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銑曰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之於時用也兩邑則河陽懷縣

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迄至也善曰朝子日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信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向曰廊迨于今手詩曰迄至也

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賈人深謀於廊廟徐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

室也善曰古詩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去善曰蔡曰越鳥巢南枝寵辱易不驚戀本

難為思去聲 朝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為情思也 善曰老子曰寵辱驚何謂也為下得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我來冰

未泮時暑忽隆熾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 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也

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所登城望郊甸游目

歷朝寺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 善曰楚辭曰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忽返顧以遊自風俗通曰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激綠槐夾門植音值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祗

攬懷歸志濟曰攬猶亂也 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眷吾土毛詩曰秋攬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眷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顧言旋羣旨鄉畏此簡書忌良曰簡書刑書也言我願還鄉而畏忘此刑書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祇奉社稷守恪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詩曰簡書戒命也居處職司音伺銑曰祇敬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司也善曰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

鈕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甲士三苗內人奉迎大駕迴還洛

潘正叔

向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足時預為故有此詩

南山鬱岌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

廣隰濟曰岑峯峻且延疾被滿也蘩藟蒿也朝日順長塗夕

暮無所集翰曰順從集止也晝日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居止此謂時之亂也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

歌行曰暮歸雲乘愜許偃浮淒風尋惟入良曰愜車綱也淒風悲風也惟

車慢也善曰傳殺七級曰仰歸雲翹遊風說文曰乘覆也惟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惟蓋即同也道

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嶠函方嶮

澁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夷平也世亂未平嶠谷函關之路尚險澁未逆也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嶠函之固

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善曰

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知鳳嬰籠檻驥見維繫濟曰知鳳驥皆喻賢人也籠檻維繫言被拘繫不得施其用也善曰翔鳳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

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翰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軍旅之事本未聞習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

玄壑服注曰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良曰託言深識之士而實足自

素猶故也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戰斂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詩二首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

陸士衡

銑曰此詩赴太子洗馬時作也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列

善本作心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

無端命管道藝之術又無猛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音尋協韻濟曰靖

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深也善曰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親友贈之邁揮淚廣川陰翰曰邁行揮拭也

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善曰家語公文文伯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

攜手永歎結遺音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無迹有所匿寂

冥

善本作聲必沈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皆

目眇弗

善本作及緬然若雙潛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日

涉長林

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

拂脩薄油雲翳羽高岑疊疊孤獸騁嚶嚶思鳥吟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良曰堂謂母

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

志辛苦羈旅誰堪為此心也善曰毛詩曰

身承華側

向曰承華東宮門名善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官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

撫劍

遵銅輦振纓盡祗

心感物情悽惻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善曰毛詩曰二

離寒暑

慷慨遺安念

愈字善本作永歎廢寢食善本作餐

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尅

銑曰防進剋遂也善曰國語楚藍尹亶曰飲食思禮同

憂苦欲何為纏絲曾與臆

向曰言憂苦之事但纏於曾臆之間善曰劉子曰甲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躅登樓賦口氣交憤於曾臆

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濟曰霄空羨願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善曰

赴洛道中作二首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良曰摠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善曰家語孔子曰

借問子何

也善曰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准繩說文曰

之世網嬰我身

也善曰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准繩說文曰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也善

紛紛餘林薄杳阡眠

濟曰曠空也紛紛餘屈曲自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善

虎嘯深谷底雞

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

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良曰摠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善曰家語孔子曰

借問子何

也善曰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准繩說文曰

之世網嬰我身

也善曰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准繩說文曰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也善

紛紛餘林薄杳阡眠

濟曰曠空也紛紛餘屈曲自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善

虎嘯深谷底雞

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

羣獸也更經也 善曰淮南子曰虎 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鷄鳴高樹巔 悲情觸物感沈思鬱

纏絲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良曰沈深悽悲也 善曰 纏絲佇立已見上文

丁儀寡婦賦曰賤妾亮亮顧影 為憐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樂只遵

平莽 銑曰脩長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 善曰楚 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

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 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夕息抱影寐朝

徂銜思往 向曰徂往也 善曰楚 頓轡倚高 善本作 巖

側聽悲風響 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 清露隊素輝

明月一何朗撫枕 善本作 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翰

墜落也揮謂露色也振整也 善曰新序曰 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良曰梁陳 二國名儀

為吳王郎中令行 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 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

入此門為太子洗馬 善曰孫汝詩曰矯迹步玄闈東 假雷鳴

鳳條濯足升龍淵 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淵然龍鳳皆前東 宮也假翼濯足機之謙詞 善曰應璩與

劉公幹書曰鷄鷄棲翔鳳之條龍龍 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 玄冕與醜士冶服使

我妍 翰曰大夫玄冕也冶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 輕 惡之人况服鮮美益使我妍好 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輕

劍拂鞞礪長纓麗且鮮 齊曰鞞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劍拂 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

善曰禮記曰男鞞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 玄曰鞞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鄭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 誰

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 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 勤苦也踰越也 善曰周禮曰大

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 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薄言肅後命

改服就藩目

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目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

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目禮

夙駕尋清軌遠游越

梁陳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游已見上文

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且枚臯馬卿之屬

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善曰

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

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善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

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翰曰弱年也委安也言此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

琴書自安而已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袖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我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

欣樂而無憂也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

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甄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

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相會將行徘徊蓄轡息於通衢善曰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詩

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

善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拄之杖命暫與園田踈

漸

善本一作遊字

緜緜歸思紆

善曰七命曰夸父為之投策楚辭

我行豈不遙登陟

善本一作降字

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歎高鳥臨水愧游魚

銑曰言

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

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
太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

善本作

迹字 拘聊且憑化遷終及班生廬

翰曰真想謂無為之事言此事又在

曾襟誰謂形之與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立默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作一首

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取事二姓故以異

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善曰沈約宋書曰潛曰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承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俗情

銑曰閑居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好也幽隱之事而無俗塵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窮也又曰窈窕遠也左氏傳趙襄曰郟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

善本此謂

林園也南荆荆州遙遙行自荆州也時京師在東故謂荆州為西也

叩棧

親月舩

善本此謂

秋臨流別友生

濟口叩擊也棧舩傍版親愛也友生朋友也善曰楚辭口漁父鼓棹而去王逸曰叩舩舩也楚辭曰臨流亦而太息毛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晶晶

川上平

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晴

明白天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闊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淨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商賦

歌非吾事

依依在耦耕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商賦

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我心依依慕之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審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審威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四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投冠旋蓬曰墟不

為好爵榮也也善曰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養真

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為善名善曰曹

子建辨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十一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也聞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一首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

故云 永初

謝靈運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也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

色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

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

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秋岸澄夕陰火晏團朝露良曰夕也火心星為秋依吳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善曰火大火也

詩曰七月流火斯雅曰秋為昊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露團兮

苦誰為心焚辭曰苦苦誰為心焚辭曰苦苦誰為心焚辭曰苦苦誰為心焚辭曰苦

愛似莊念昔久敬會存故向曰莊馬越人事楚

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大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故愛敬之也善曰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

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古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二費曾子曰少

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交而中絕此三費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

遠度濟曰持此懷土之心慙謝古人之遠度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

忘歸思玄賦曰願德遠度以自照 **李牧愧長袖卻克慙躩** 所步 翰曰趙

臂短故云愧長袖晉大夫卻克跋故云慙躩步然趙晉不以形陋而皆用之 善曰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

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埋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

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押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郟克微會于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郟子登婦人笑於

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矣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 善曰

也魏都賦曰邯鄲躩步 言雖有疾背不見棄遺也良時已見上 **曰余亦支離依方早**

有慕 良曰遇特雖醜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

子曰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脚為臂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

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竝况惟予有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

慕會音括擷租括切躩步米切

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 **空班趙氏**

曰左氏傳曰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 **壁徒乖魏王瓠**

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 善曰言見珍同平趙壁為用而乖謂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

也趙氏壁已見盧謀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據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

然大貌梧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 **從來漸二**

施也瓠落大貝徐仙民曰郭切枵許喬切梧方部切 **紀始得傍歸路**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

言欲之郡必途經始寧故曰歸路 **心晤** 善本本作悟字翰曰晤對也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

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 **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良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并有故宅墅墟也此言自永嘉

又見卷之六

過故墟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
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
曰始寧縣西本
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銑曰東髮謂人仕耿介謂節操
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

為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成宿心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
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東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
隨兮顧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
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人生厚因物有遷**違志似如昨二**

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齋

奴
結慙貞堅 善曰言違
我宿志如

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緇磷薄也王之為體漆之不黑磨之不薄
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曰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之士
也 善曰廣雅曰遠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
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
疎曠也莊子曰藹然疲而不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善
知所歸司馬彪曰藹極疲也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善
拙謂拙官也開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
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五臣本照此二句 剖 善

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
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

曲船帆來過舊居 善曰漢書曰初與郡守
為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水

涉盡洄沅

翰曰登頓謂上下也洄沅謂逆順也 善曰爾雅曰
逆流而上曰洄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沅

巖峭嶺稠疊洲榮渚連絲白雲抱幽石綠篠媚

良曰峭峻也稠疊重
疊也連絲不絕良篠

清漣蒼宇臨迴江築觀基會巔

善曰連絲不絕良篠

旋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
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且為樹粉檣無令孤願言

向曰粉檣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庶令孤我所願之
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檣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

檣欲自
為檣也

富春渚一首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郭名也善曰吳郡記

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

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也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

江中濤迂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溯流觸礁急

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臨圻阻參錯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銑曰

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也伯昏瞀人古有道者臨履危而不懼也呂梁之險懸流三十仞鼃鼃之所不能游言我與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善曰溯流已見上文卑蒼曰確曲岸頭也確與圻同參錯謂確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指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皆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

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不能游也

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

向曰洊仍也言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

平生協幽期淪躓困

微弱久露干祿請翻始果遠

善本始果遠遊諾濟曰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請翻始遂於遠心矣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翰曰零落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唯草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良曰昭明曠遠也木之零落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也善曰莊子苑風謂謄芒曰願聞神人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濟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游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向日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急流峭峻

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

曰得自申晨皆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

必陀許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

此同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

相叫嘯濟曰潺湲水聲沃若茂盛良叫嘯泉鳥相命聲也善

曰無表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

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叶嘯詭色殊音遭物悼

遷斥存其善本作得要妙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

隱之期則為善要妙也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

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莊

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情善本豈屑先末代誚良曰秉

謂要妙也

謂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責讓也善曰

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劉向雅

琴賦曰末世鎖目覩嚴子瀨相屬任公釣銑曰瀨灘名世

才兮智孔寡

釣處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釣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

瀨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故眾足言經此釣

處屬想其人以道濟眾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

除為諫大夫不屈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牯以為餌躡會稽投

竿東海且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驚

揚而奮鬚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瀨河以東蒼梧以

北莫不饜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向曰古今不殊自

若魚也

同其隱遁之調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羅

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濟曰嶼江中之山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善本作道轉迴

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善本作孤嶼媚中川

正絕

雜字

道轉迴

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

孤嶼媚中川

正絕

雜字

道轉迴

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

孤嶼媚中川

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正絕流曰亂趨向媚好也善曰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象崑山姿

緬邈區中緣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達也想嶼山上靈仙之姿騁騁

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騁騁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始信安期術

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

得盡養生年向曰安明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五言濟曰靈運在永嘉十一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庸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知恥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

或可優負競豈足稱達生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之理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大也情在故曰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銑曰秉持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加疎拙寡訥故辭

巖卑位代躬耕向曰廬小屋也善曰潘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卑位禮記曰夫

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

周任有疾象長卿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瘡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

善曰禮記孔子曰取名之浮於行也廬園當去栖

廬園當去栖

廬園當去栖

廬園當去栖

廬園當去栖

廬園當去栖

廬園當去栖

廬園當去栖

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
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

邴生齊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
自脩薄為游官而已言我皆以類
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

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妻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
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

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
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傲

善本作
促字 裝返柴荆良曰恭敬承奉依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
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於荆扉柴門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立賦
曰簡元辰而便裝柴荆已見上文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

平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号解龜謂
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号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

平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
元興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

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
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細文曰章 負

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

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善曰嵇康
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

棹遄還期遵渚鷺脩垆澗終水涉登嶺始山

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

蹇落英戰勝懼者肥止鑿善本本作流歸停

濟曰遄速也遵依網野遡向曠空憩息挹酌蹇取也言去宮還歸酌泉

取花自樂也躡勝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

胷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鑿照以其不流而歸

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滯

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垆毛萇詩傳曰挹

斟也王逸楚辭注曰蹇采取也戰勝名貴不如義止鑿明語不如嚙

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

于胷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

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

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

即是羲唐化

獲我擊壤情

善本作聲字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堯

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善曰羲唐堯

也唐堯堯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

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

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

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

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顛乃表其異

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顛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

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而滅也緇汚也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雖抱中孚之猶

勞貝錦詩

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云有孚攣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曰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

言我寸心若不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善曰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蟻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內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夔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會魯善本作颶楚持切貸施也至也裝裝旦飾行裝也搏持也會颶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行李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征颶已見上文

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

還時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善曰再謂前之水

嘉今適臨川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迢迢萬里帆善本作萬里帆

茫茫終何之所之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茫茫乎何之忽乎

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濟曰羅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疑善本一作嶽字翰曰三山嶽萊方丈瀛洲也九疑山名

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善曰東方朔集朝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朝暮

言近也悽悲也其助辭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

其辭也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柏不為

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已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濟曰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

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

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竝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為歸

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

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善曰廣雅曰歎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追尋栖

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銑曰

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纂誰人也善曰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

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

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不怨秋夕長恒善本苦

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上聲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

夏時可游故若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竿竹挺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故懷善本作巨善本新歡含悲忘春暖濟曰巨不可也言懷故山不可得為

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善曰言春暖當喜為悽悽明月吹

惻惻廣陵散

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並琴曲名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

曰聽廣陵之清散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良曰訴告也危柱促管使其聲急而

哀以敘其心

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篋篋賦曰陵危柱以

入彭蠡湖口作一首

鏡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

祈岸

屢崩奔

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波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

乘月聽哀狵

秀浥

露馥芳蓀

濟曰狵狵類其聲哀也浥濕馥香也

芳蓀草名

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

春晚

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翰曰秀色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

壑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

善曰張僧鑒尋陽記曰石鏡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

里窮於松門東西四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良曰我

江九派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

善曰尚書

怪異人秘精魂

鏡曰此中多靈怪

神異之人然皆秘其精魂不可見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秘閉也

金膏滅明光水碧

輟

善本作綴字

流温

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温潤而不見善曰穆天子

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也

徒作千里曲絃

絕念彌敦

濟曰千里曲謂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善曰言奏曲翼以消

憂弦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翰曰華

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以稱焉麻源山名善曰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

期者祿里弟子翔集
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良曰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

炎德麗桂善本一作銅陵映碧澗善本一作一石磴瀉紅泉銑曰銅陵

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址色紅也善曰銅陵銅山

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善曰評丹沙於紅泉靈運自

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向曰隱淪

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又生故云險徑無測度

樓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天路非術阡濟曰術阡道也言山無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

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善曰論衡曰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翰曰登升筌迹也謂

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去有蹤迹而已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外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

丘留不死之舊御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

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

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

論語注曰取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

人經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銑曰且充少時為樂之用不

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

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克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

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

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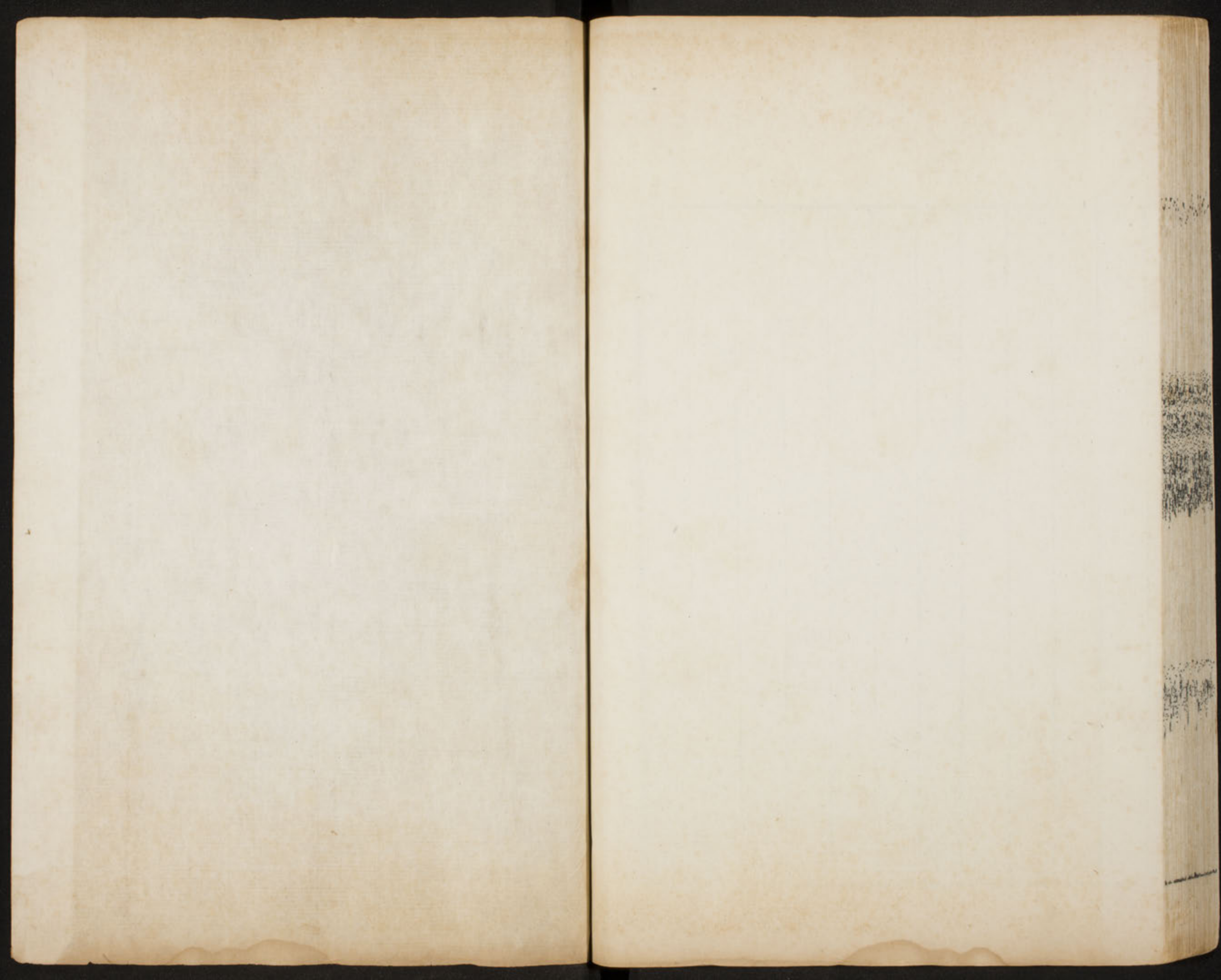
卷之六

六

六家文選卷之六

<p>月分...</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110X
505
31